



Mei Nu

梅女

蒲松龄 著

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本书为《聊斋志异》精彩短篇选编，包括原文与译文，“梅女”是其中一篇。《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梅 女

蒲松龄 著；石 地 编译

内容提要：

本书为《聊斋志异》精彩短篇选编，包括原文与译文，“梅女”是其中一篇。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

ISBN 978-7-89900-513-2

出版时间：2016 年 3 月

总 策 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余 红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 话：010-58110486

传 真：010-58110456

版 次：2016 年 3 月 第 1 版

字 数：136,000

定 价：2 元

ISBN 978-7-89900-513-2



目 录

第一章 罗祖

刘姓

邵九娘(邵女)

巩仙

二商

沂水秀才

梅女

郭秀才

死僧

第二章 阿英

橘树

牛成章

青娥

镜听

牛癩

金姑夫

仙人岛

阎罗薨

颠道人

胡四娘

僧术

柳生

冤狱

鬼令

甄后

宦娘

阿绣

第三章 小翠

金和尚

商妇

禄数

阎罗宴

役鬼

龙戏蛛(龙蛛)

鬼津

细柳

杨疤眼

赤字

梓潼令

第一章 罗祖

罗祖，即墨人也。少贫。总族中应出一丁戍北边，即以罗往。罗居边数年，生一子。驻防守备雅厚遇之。会守备迁陕西参将，欲携与俱去。罗乃托妻子于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适参将欲致书北塞，罗乃自陈，请以便道省妻子。参将从之。

罗至家，妻子无恙，良慰。然床下有男子遗舄，心疑之。既而至李申谢。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义，罗感激不胜。明日谓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归，勿伺也。”出门跨马而去。匿身近处，更定却归。闻妻与李卧语，大怒，破扉。二人惧，膝行乞死。罗抽刃出，已复韬之曰：“我始以汝为人也，今如此，杀之污吾刀耳！与汝约：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马匹械器具在。我逝矣。”遂去。乡人共闻于官。官答李，李以实告。而事无验见，莫可质凭，远近搜罗，则绝匿名迹。官疑其因奸致杀，益械李及妻。逾年，并桎梏以死。乃驿送其于归即墨。

后石匣营有樵人入山，见一道人坐洞中，未尝求食。众以为异，赍粮供之。或有识者，盖即罗也。馈遗满洞，罗终不食，意似厌器，以故来者渐寡。积数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潜窥之，则坐处不曾少移。又久之，见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则衣上尘蒙如故。益奇之。更数日而往，则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为之建庙，每三月间，香楮相属于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罗祖，香税悉归之。今其后人，犹岁一往，收税金焉。沂水刘宗玉向子言之甚详。予笑曰：“今世诸檀越，不求为圣贤，但望成佛祖。请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须放下刀子去。”

【译文】

罗祖，是即墨县人。年轻时家境贫寒。他们家族应该找出一名壮丁到北部边境去防守，这样就把罗祖派去了。罗祖在边境驻守了好几年，生了一个儿子。驻防军的守备对待他非常优厚。后来这个守备升迁到陕西出任参将，想要带着罗祖一道去那里。罗祖就把妻儿托付给他的朋友李某人照料，启程西行了。从此三年没有得到机会回家。正赶上参将想要和北部边塞通信，罗祖自己向参将述说，请求让他去送信并顺便回家探望妻儿，参将同意了。

罗祖回到家里，看到妻儿没灾没病，很是高兴。但看到在床下面有男子留下的鞋，心里就疑心了。过后到李某家表示谢意。李某敬酒招待极其热情。妻子又述说李某的恩德情义，罗祖对此感激不尽。第二天对妻子说：“我要把主帅的信送出去，晚上不能回来了，请你不要等我。”出门骑上马就离开了。罗祖在离家很近的地方藏起来，等到晚上一更之后就回到家来。他听到妻子正和李某躺在一起说话，愤怒已极，打破房门。妻子和李某怕得要死，就跪着爬行乞求一死。罗祖抽出刀来，过一小会儿又把刀放进刀鞘说：“我本来认为你是很有品性的，今天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杀了你只会污秽了我的刀！今天和你约定：妻子归你了，军籍中的姓名也由你充当，马匹和器械全都在这里。我走了。”于是离了家。乡亲们共同把这件事告到官府。官府痛打李某。李某把上述实际情况禀告。然而此事没有人亲眼见到，不可以做为凭据，到远近各处搜罗线索，罗祖也严密地隐姓埋名。官府怀疑李某和罗妻因为通奸而杀死了罗祖，就越发拷问李某和罗妻。过了一年，都因严刑拷问致死。于是由驿站传送罗祖的儿子回归即墨县。

此后石匣营有一个打柴人进山，看见一个道士坐在洞里，他从没有向人求助过食用。众人认为此人很奇特，就都送粮食供给他食田。有人认识出来，此道士就是罗祖。赠送给他的东西装满山洞，罗祖始终没有吃过，看他的意思好像是厌弃吵吵嚷嚷，因为这样来山洞的人就渐渐少了。又过了几年，山洞外面的蓬蒿都长成林木的样子。有人偷偷地前来窥视，而罗祖坐的地方一点都没有移动。又过了些日子，看到他出来到山间游动，可一接近他就无影无踪了。再去看看那个山洞，他的衣裳上蒙的尘土和过去一样。这就越发使人奇怪了。再过几天去看看，他的鼻涕下垂，坐在那里已经死了很久了。当地人为他建立一座庙，每年三月间，

敬奉香火的人在道上连绵不断。罗祖的儿子前来，人们都称他为小罗祖，香火的收入都归他所有。现在的罗氏后人，还是每年来朝拜一次，并收取香火的费用。沂水人刘宗玉曾向我极其详细地述说了此事。我笑着说：“当今世上的诸多施主，不是为的要成圣人贤人，只是希望成为佛祖罢了。请您广泛告知人们：如果要立地成佛的话，就必须放下刀子。”

刘姓

邑刘姓，虎而冠者也。后去淄居沂，习气不除，乡人咸畏恶之。有田数亩，与苗某连陇。苗勤，田畔多种桃。桃初实，子往攀摘。刘怒驱之，指为已有。子啼而告诸父。父方骇怪，刘已詬骂在门，且言将讼。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

时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于沂，刘持状入城，适与之遇。以同乡故相熟，问：“作何干？”刘以告。李笑曰：“子声望众所共知。我素识苗甚平善，何敢占骗。将毋反言之也！”乃碎其词纸，曳入肆，将与调停。刘恨恨不已，窃肆中笔，复造状，藏怀中，期以必告。未几，苗至，细陈所以，因哀李为之解免，言：“我农人，半世不见官长。但得罢讼，数株桃何敢执为已有。”李呼刘出，告以退让之意。刘又指天画地，叱骂不休。苗惟和色卑词，无敢少辨。

既罢，逾四五日，见其村中人，传刘已死，李为惊叹。异日他适，见杖而来者，俨然刘也。比至，殷殷问讯，且请顾临。李逡巡问曰：“日前忽闻凶讣，一何妄也？”刘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罗浆酒焉。乃言：“前日之传，非妄也。曩出门见二人来，捉见官府。问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门数十年，非怯见官长者，亦不为怖。从去，至公廨，见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某耶？’罪恶贯盈，不自悔。又以他人之物，占为已有。此等横暴，合置铛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吾，合不死，’南面者阅簿，其色稍霁。便云：‘暂送他去。’数十人齐声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来？又因何事遣我去？还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条示之。上记：崇祯十三年，用钱三百，救一人夫妇完聚。吏曰：‘非此，则今日命当绝，宜堕畜生道。’骇极，乃从二人出；人索贿，怒告曰：‘不知刘某出入公门二十年。专勒人财者，何得向老虎讨肉吃耶？’二人乃不复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啖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门遂苏，时气绝已隔日矣。”

李闻而异之，因诘其善行颠末。初，崇祯十三年，岁大凶，人相食。刘时在淄，为主捕隶。适见男女哭甚哀，问之。答云：“夫妇聚戕年余，今岁荒，不能两全，故悲耳。”少时，油肆前复见之，似有所争。近诘之。肆主马姓者便云：“伊夫妇饿将死，日向我讨麻酱以为活。今又欲卖妇于我。我家中已买十余口矣。此何要紧？贱则售之，否则已耳。如此可笑，生来缠人！”男子因言：“今粟如珠，自度非得三百数，不足供逃亡之费。本欲两生，若卖妻而不免于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阴瞽行之耳。”刘怜之，便问马出几何。马言：“今日妇口，止直百许耳。”刘请勿短其数，且愿助以半价之资。马执不可。刘少负气，便谓男子：“彼鄙琐不足道，我请如数相赠。若能逃荒，又全夫妇，不更佳耶！”遂发囊与之。夫妻泣拜而去。刘述此事，李大加奖叹。

刘自此前行顿改，今七旬犹健。去年，李诣周村，遇刘与人争，众围劝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讼桃树耶？”刘茫然改容，呐呐敛手而退。

异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称素封。然翠石又醇谨，喜为善，未尝以富自豪，抑然诚笃君子也。观其解纷劝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后富者耶？抑先富而后仁者耶？”

【译文】

本县有个姓刘的，是一个残暴似虎而装成人样的人。后来离开淄川县到沂水县居住，恶劣的习气仍然不改，乡里人都怕他又厌恶他。他有几亩田地，和一个苗姓人的田地相邻。苗姓人很勤快，田地四周多种上桃树。桃树果实刚好成熟的时候，苗姓的孩子前来攀摘桃子。

姓刘的却愤怒地去驱赶，还指着桃树说是他自己所有的。孩子哭着回来告诉父亲。他父亲正感到奇怪，姓刘的已经打上门来大骂不休，并且扬言要上告官府。苗姓人笑着安慰他。可姓刘的余怒未解，愤愤而去。

当时有同乡李翠石在沂水县做典当生意，姓刘的拿着诉状进城，恰巧和他遇到。因为同乡的关系互相很熟悉，就问：“来县城干什么呀？”姓刘的就把告状的事情告诉他。李翠石笑着说：“您的声望众所周知，我本知苗姓人极为平和善良，怎么敢于诈骗呢。莫非您在说反话吧！”就把那张诉状纸撕碎了，拉他进入酒馆，准备参与双方的调停之事。姓刘的却愤愤的没完没了，顺手抄来酒店的笔，再写一份状纸，藏在怀里，说好了一定要去告状。不久，苗姓人来到李翠石家，详细地讲述前因后果，于是哀求李翠石帮他解除这场官司，说道：“我是个庄稼汉，大半辈子没有见过官长。只要能够免除这场官司，几棵桃树怎么敢据为己有呢。”李翠石招呼姓刘的出来，告诉他苗姓人的退让之意。姓刘的又指天画地，大骂不止。苗姓人和颜悦色用语谦卑，一点也不敢于辩解。

这件事已经完了，又过了四五天，见到他的本村人，传说姓刘的已经死了，李翠石为之惊叹不已。另有一天外出，见到一个拄杖而来的人，和姓刘的一模一样。等到见面，李翠石殷勤问候，并且请他到家一叙。李翠石小心地问道：“日前突闻噩耗，怎么会这样虚妄呢？”姓刘的没有回答，只是拉着他进到村里，到了姓刘的家，备置了酒席。才说：“日前的传闻，一点没错。上次出门之后，看见来了两个人，抓我去见官府。我问他们因为什么事情抓我，只回答不知道。我自己想，几十年来在衙门出出进进，我也不是怕见官长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跟着他们二人离开，到了公堂，见到一位面朝南正坐者满面怒容地说：‘你就是刘某人吧？恶贯满盈，不知改悔。又把他人之物，据为己有。像你这样的强横残暴人，早就应当下油锅受烹刑了！’另有一人查看簿册说：‘这个人还做过一件好事，按说不应立即死掉。’朝南正坐者看了一下簿册，面色稍稍温和些。就说：‘暂时送他回去。’于是几十人齐声呵斥着将我轰了出来。我说：‘因为什么事情把我抓来？又因为什么事情把我送走？还希望您明白地告知我。’一个吏人手拿着簿册走下来，指着一条告知我。上面记载：崇祿十三年，曾用三百钱，救助一家夫妇得到团聚。那个吏人说：‘如果没有这件事，那么你今日就该死了，并按罪把你轮回转生为畜牲。’我当时害怕极了，就跟着那两个人出来。那两个人还向我索讨贿赂，我愤怒地告诉他们：‘不知道我刘某人在公门进进出出二十年，是专门勒索别人财物的，你们怎么敢向老虎要肉吃呢？’那两个人才不敢再说了。送回村里，那两个人拱着手说：‘这个差使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那两个人既经离去，我一进家门就苏醒过来。当时距断气已经隔了一天了。”

李翠石听了之后感到很惊奇，就顺便问一下他做那件好事的经过。当初，在崇祿十三年，农田灾害严重，人们相互吃人。其时姓刘的在淄川当捕役的班头。正好遇见一男一女哭声十分哀痛，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难过。回答说：“夫妇聚会才一年有余，遇到当今的荒年，看来不能双双保全下来，因此而悲痛啊。”过一会儿，在油店门前又见到他们夫妻俩，似乎是在和谁争执什么。他进前追问一下。一个姓马的店主便说：“他们夫妇饿得快死了，每日向我乞讨芝麻油的残渣赖以糊口。今天又想把他老婆卖给我。我的家里已经买了十多口人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价钱贱就买了她，不然就拉倒算了。这样的可笑，硬来纠缠人！”那个丈夫于是说：“今天的粮价像珍珠一样昂贵，我自己估计没有三百钱，绝对够不了逃亡的花费。本想夫妻双双生活下去，如果卖了妻子还免不了一死，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敢说妻子值这么多钱，只求得你们行行好积点阴德罢了！”姓刘的很怜惜他俩，便问马姓店主肯于出多少钱。姓马的说：“按今天买卖妇女的行市，只值一百钱左右。”姓刘的请求店主不要少于他要的价钱，并且愿意资助其一半的价钱。姓马的坚决不同意。姓刘的一气之下，便对那个男子说：“那个家伙贪鄙猥琐不值一提，我愿意如数赠给你。如果能逃过这次饥荒，又能使夫妻保全，不是更好吗？”于是打开钱袋赠给他钱。夫妻二人哭着下拜后离去。姓刘的叙述完

这件事，李翠石大为赞叹不已。

姓刘的从此立即变了以前的恶劣行为，如今已经七十岁了还很健壮。去年，李翠石前往周村，正好遇到姓刘的和人争吵，众人围着劝说也不听。李翠石笑着大叫一声：“你又想干控告桃树那件事吗？”姓刘的突然面目改色，呐呐连声，抄起手就走开了。异史氏说：“李翠石兄弟二人，都是家资富有的人。然而翠石更忠厚恭谨，喜欢做好事，从来不以富有自豪，那真是一位诚恳忠厚的君子啊！看一下他的解除纠纷劝人行善的行为，其一生的经历就可知道了。古人说：‘富有的人都是不讲仁义的。’我不知道李翠石是先行仁义而后富有的人呢？还是先富有了而后行仁义的人呢？”

邵九娘(邵女)

柴廷宾，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妒。柴百金买妾，金暴遇之，经岁而死。柴忿出，独宿数月，不践闺闼。一日，柴初度，金卑词庄礼，为丈夫寿。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设筵内寝，招柴。柴辞以醉。金华妆自诣柴所，曰：“妾竭诚终日，君即醉，请一盞而别。”柴乃入，酌酒话言。妻从容曰：“前日误杀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遂无结发情耶？后请纳金仅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烛尽见跋，遂止宿焉。由此敬爱如初。金便呼媒媼来，嘱为物色佳媼。而阴使迁延勿报，已则故督促之。如是年余。柴不能待，遍嘱戚好为之购致，得林氏之养女。金一见，喜形于色，饮食共之，脂泽花钿，任其所取。然林固燕产，不习女红，绣履之外，须人而成。金曰：“我素勤俭，非似王侯家，买作画图看者。”于是授美锦，使学制，若严师诲弟子。初犹呵骂，继而鞭楚。柴痛切于心，不能为地。而金之怜爱林，尤倍于昔，往往自为妆束，匀铅黄焉。但履跟稍有折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林不堪其虐，自经死。柴悲惨心目，颇致怨怼。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过？”柴始悟其奸，因复反目，永绝琴瑟之好。阴于别业修房闼，思购丽人而别居之。

荏苒半载，未得其人。偶会友人之葬，见二八女郎，光艳溢目，停睇神驰。女怪其狂顾，秋波斜转之。询诸人，知为邵氏。邵贫士，止此女，少聪慧，教之读，过目能了。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父爱溺之，有议婚者，辄令自择，而贫富皆少所可，故十七岁犹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图，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贫，或可利动。谋之数媼，无敢媒者，遂亦灰心，无所复望。忽有贾媼者，以货珠过柴。柴告所愿。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诚意，其成与否，所勿责也。万一可图，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诺之。登门，故与邵妻絮语。睹女，惊赞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阳院，赵家姊妹何足数得？”又问：“婿家阿谁？”邵妻答：“尚未。”媼言：“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

邵妻叹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读书种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复遇选，十无一当，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茆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邵妻微笑不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难与较计；若在别个，失尺而得丈，宜若可为矣。”邵妻复笑不言。媼抚掌曰：“果尔，则为老身计亦左矣。日蒙夫人爱，登堂便促膝赐浆酒；若得千金，出车马，入楼阁，老身再到门，则阖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与夫语。移时，唤其女；又移时，三人并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闻为贱媼则就之。但恐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门，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别居之谋。邵益喜，唤女曰：“试同贾姥言之。此汝自主张，勿后悔，致怼父母。”女腆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则养有济矣。况自顾命薄，若得佳偶，必减寿数，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见柴郎亦福相，子孙必有兴者。”媼大喜，奔告。

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备舆马，娶女于别业，家人无敢言者。女谓柴曰：“君之计，

所谓燕巢于幕，不谋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请不如早归，犹速发而祸小。”柴虑摧残。女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我苟无过，怒何由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动者。”女曰：“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不然，买日为活，何可长也？”柴以为是，终踌躇而不敢决。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苍头控老牝马，一姬携模从之，竟诣嫡所，伏地而陈。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见容饰谦卑，气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锦衣衣之，曰：“彼薄幸人播恶于众，使我横被口语。其实皆男子不义，诸婢无行，有以激之。汝试念背妻而立家室，此岂复是人矣？”女曰：“细察渠似稍悔之，但不肯下气耳。谚云：‘大者不伏小。’以礼论：妻之于夫，犹子之于父，庶之于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词色，则积怨可以尽捐。”妻云：“彼自不来，我何与焉？”即命婢媼为之除舍。心虽不乐，亦暂安之。

柴闻女归，惊惕不已，窃意羊入虎群。狼藉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见家中寂然，心始稳贴。女迎门而劝，令诣嫡所。柴有难色。女泣下，柴意少纳。女往见妻曰：“郎适归，自惭无以见夫人，乞夫人往一嫫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妄已言：夫之于妻，犹嫡之于庶。孟光举案，而人不以为谄，何哉？分在则然耳。”妻乃从之，见柴曰：“汝狡兔三窟，何归为？”柴俯不对。女肘之，柴始强颜笑。妻色稍霁，将返。女推柴从之，又嘱庖人备酌。自是夫妻复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悦，执婢礼甚恭。柴入其室，苦辞之，十余夕始肯一纳。妻亦心贤之，然自愧弗如。积惭成忌。但女奉侍谨，无可蹈瑕；或薄施呵谴，女惟顺受。一夜，夫妇少有反唇，晓妆犹含盛怒。女捧镜，镜堕，破之。妻益恚，握发裂眦。女惧，长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数十。柴不能忍，盛气奔入，曳女出。妻嗷嗷逐击之。柴怒，夺鞭反扑，面肤绽裂，始退。由是夫妻若仇。柴禁女无往。女弗听，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挺床怒骂，叱去，不听前。日夜切齿，将伺柴出而后泄愤于女。柴知之，谢绝人事，杜门不通吊庆。妻无如何，惟日挞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绝好，女亦莫敢当夕，柴于是孤眠。妻闻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与柴语，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辄于无人处，疾首怨骂。一夕，轮婢值宿，女嘱柴，禁无往，曰：“婢面有杀机，叵测也。”柴如其言，招之来，诈问：“何作？”婢惊惧，无所措词。柴益疑，检其衣，得利刃焉。婢无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挞之，女止之曰：“恐夫人所闻，此婢必无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会有买妾者，急货之。妻以其不谋故，罪柴，益迁怒女，诟骂益毒。柴忿，顾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杀却，乌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遍诘左右，并无知者。问女，女亦不言。心益闷怒，捉裾浪骂。柴乃返，以实告。妻大惊，向女温语，而心转恨其言之不早。柴以为嫌邻尽释，不复作防。适远出，妻乃召女而数之曰：“杀主者罪不赦，汝纵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词自达。妻烧赤铁烙女面，欲毁其容，婢媼皆为之不平。每号痛一声，则家人皆哭，愿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针刺胁二十余下，始挥去之。柴归，见面创，大怒，欲往寻之。女捉襟曰：“妄明知火坑而固蹈之。当嫁君时，岂以君家为天堂耶？亦自顾薄命，聊以泄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遂以药糝患处，数日寻愈。忽揽镜喜曰：“君今日宜为妄贺，彼烙断我晦纹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

金前见众哭，自知身同独夫，略有愧悔之萌，时时呼女共事，词色平善。月余，忽病逆，害饮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顾问。数日，腹胀如鼓，日夜浸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医理自陈，金自觉畴昔过惨，疑其怨报，故谢之。金为人持家严整，婢仆悉就约束。自病后，皆散诞无操作者。柴躬自经理，劬劳甚苦，而家中米盐，不食自尽。由是慨然兴中馈之思，聘医药之。金对人辄自言为“气蛊”，以故医脉之，无不指为气郁者。几易数医，卒罔效，亦濒危矣。又将烹药，女进曰：“此等药，百裹无益，只增剧耳。”金不信。女暗剔别剂易之。药下，食顷三遗，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华陀，今如何也？”女及群婢皆笑。金问故，始实告之。泣曰：“妄日受子之覆载而不知也！今而后，请惟家政，听子而行。”无何，病痊，柴整设为贺。女捧壶侍侧，金自起夺壶，曳与连臂，爱异常情。更

阑，女托故离席；金遣二婢曳还之，强与连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无其和也。无何，女产一男。产后多病，金亲为调视。若奉老母。后金患心疼，痛起，则面目皆青，但欲觅死。女急取银针数枚，比至，则气息濒尽，按穴刺之，画然痛止。十余日复发，复刺；过六七日又发。虽应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复萌。夜梦至一处，似庙宇，殿中鬼神皆动。神问：“汝金氏耶？汝罪过多端，寿数合尽。念汝改悔，故仅降灾，以示微谴。前杀两姬，此其宿报。至邵氏何罪，而惨毒如此？鞭打之刑，已有柴生代报，可以相准。所欠一烙、二十三针，今三次止偿零数，便望病根除耶？明日又当作矣！”醒而大惧，犹冀为妖梦之诬。食后果病，其痛倍苦。女至，刺之，随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请再灼之。此非烂烧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忆梦中语，以故无难色。然呻吟忍受之际，默思欠此十九针，不知作何变症，不如一朝受尽，庶免后苦。炷尽，求女再针。女笑曰：“针岂可以汎常施用耶？”金曰：“不必论穴，但烦十九刺。”女笑不可。金请益坚，起跪榻上。女终不忍。实以梦告。女乃约略经络，刺之如数。自此平复，果不复病。弥自忏悔，临下亦无戾色。子名曰“俊”，秀惠绝伦。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岁有神童之目，十五岁以进士授翰林。是时柴夫妇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三二耳。舆马归宁，乡里荣之。邵翁自鬻女后，家暴富，而士林羞与为伍。至是，始有通往来者。

异史氏曰：“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而为妄媵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呜呼！祸所由来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宁，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挺刃所能加乎？乃至于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之萌。呜呼！岂人也哉！如数以偿，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怨矣。顾以仁术作恶报，不亦慎乎！每见愚夫妇抱疴终日，即招无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肤而不敢呻，心尝怪之，至此始悟。”

闽人有纳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伪解屣作登榻状。妻曰：“去休！勿作态！”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妒忌者，何必尔尔。”夫乃去。妻独卧，辗转不得寐，遂起，往伏门外潜听之。但闻妥声隐约，不甚了了，惟“郎罢”二字，略可辨识。郎罢，闽人呼父也。妻听逾刻，痰厥而踣，首触扉作声。夫惊起，启户，尸倒入。呼妄火之，则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开，即呻曰：“谁家‘郎罢’被汝呼！”妒情可哂。

【译文】

柴廷宾，是太平府人。其妻金氏，没有生育过，又极其忌妒。柴廷宾用一百金钱买了一个妾，金氏凶暴地对待她，经过一年就死去了。柴廷宾愤怒走出闺门，一人单独住了好几个月，没有踏过他们夫妻的闺房之门。某一天，柴廷宾过生日，金氏用谦卑的话语和庄重的礼节，给丈夫祝寿。柴廷宾不忍心拒绝，方才恢复了夫妻的言语调笑。后来金氏又在内室设宴，招请柴廷宾。柴廷宾以酒醉为名推辞不去。于是金氏盛妆打扮之后自己来到柴廷宾的住房，说：“我尽心尽力准备了一整天，您即使是醉了，也请您到我那喝一杯酒再别不迟。”这样柴廷宾才进入内室，饮酒交谈。其妻从容地说：“前日误会杀了婢女，今天我非常后悔。你为什么就这样仇怨忌恨，连夫妻间的结发之情都没有了呢？此后请您再添置十二个美女作妾，我也不把纳妾当一回事了。”柴廷宾越发喜欢起来，一直到灯残烛尽，就在金氏屋里歇息了一宿。从此夫妻相敬相爱和从前一样了。金氏顺便叫来媒婆，嘱托为丈夫寻找个绝色的姬妾。但是私下里却让媒婆拖延着不必回话，她自己则故意督促媒婆加紧寻求。这样又过了一年多。柴廷宾再也不能等待，就广泛嘱托亲朋好友为他把妾买来，这样就得到一个林氏的养女。金氏一看见这个养女，就喜上眉梢，一块吃喝，粉啊花啊和钗子啊，随便让她使用。然而这个林氏的养女，是北方燕地出生的，没有学习过针线活儿，除了能做绣鞋之外，都要靠别人去做。金氏说：“我们素来勤劳节俭，不能像王侯之家，买来一个美人当画看。”于是把美丽的锦缎交给林氏养女，让她学习裁制衣服，真像严厉的师长教育他的弟子一样。开始还仅仅是骂那么几句，过后就用鞭子打她。柴廷宾痛心彻骨，也不能改变她的处境。而金氏怜惜爱护这个林氏养女，显得比过去还要加倍。常常亲自为林氏养女梳妆打扮，给她脸上涂脂抹粉。

但是她的鞋跟稍有折痕，就用铁棍打其双脚，头发稍稍零乱，就打她的嘴巴。林氏养女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就上吊死上。柴廷宾悲心惨目，略微流露出一丝怨愤之情。其妻说：“我代替你教育这个娘子，有什么罪过？”柴廷宾这才知道其妻的奸诈，因而再一次夫妻反目成仇，永远断绝了夫妻的情义。柴廷宾暗暗地在别墅里修整房屋，想要购置一个美丽女子而分居另过。

这样不知不觉地又过了半年时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子。偶然有一次参加友人的葬礼，柴廷宾见到一位妙龄女郎，秋波流慧，光彩耀人，他注目呆看又心驰向往。女郎怪罪柴廷宾颠狂地偷看，就用美丽的眼睛斜着看她一下。向人一打听，知道是一位邵姓女子。邵女之父是个贫寒之士，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幼年就非常聪明，教她读书，一经过目，便能了解书中的内容。尤其喜欢读医书和相术之书。父亲很溺爱她，有前来求婚的，就让邵女自己选择，可是无论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都很少使她满意，因而拖到十七岁还没有嫁出去。柴廷宾了解了邵家前前后后的情况，知道很难达到目的，但是内心还是恋恋不舍。忽又想到其家贫寒，或许可以通过优厚的财物去打动。把这种想法和好几个媒婆一商量，却没有敢于去做媒人的，这样也就心灰意冷，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忽然有一个姓贾的老太婆，因为贩卖珠宝来到柴家。柴廷宾把求婚邵家的想法告诉给这位老太婆，并且用重金引诱，说道：“只求您把我的一片诚意通告给对方，至于成功与否，我都不会责备您。万一可以考虑的话，花费千金也不吝惜。”老太婆贪图他的富有，就答应了他。老太婆一登邵家之门，故意絮絮叨叨地和邵家妻子说个没完没了。一看见邵女，又惊又喜地说：“好一个漂亮姑娘呀！假如选进汉宫昭阳殿里，赵飞燕姐妹俩哪里比得上啊！”又问道：“夫婿是哪一家呀？”邵家妻子答道：“还没有呢！”老太婆说：“这样一个好娘子，哪里用得着愁没有公子王孙前来做贵客呢。”邵家妻子叹息说：“王侯之家是不敢高攀的，只要是个能读书的材料，就是很好的了。我们家这个小孽种，挑来挑去，十个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不知道她是什么用意。”老太婆说：“夫人您不用烦也不必怨，这样的天生丽质，不知前一辈修了什么福，积了什么恩德，才能消受得了。昨天我遇到一件令人大笑的事情：柴家那位郎君对我说，在某一家坟茔地的旁边，看见了咱们姑娘的美貌姿色，愿意用千金做为聘金。这不是饿急了的老鸱鹰想吃天鹅肉吗？早就叫我老婆子斥责走了！”邵家妻子微笑着没有答碴。老太婆说：“像你们这样的秀才人家，很难考虑这些；如果在别的人家，聘出个女儿能得到这么大的好处，是完全应该做的事呀！”邵家妻子又笑了一下仍不说话。老太婆拍着巴掌说道：“如果事情办成了，那么为我老婆子自身的考虑也太差了。我每天蒙受您夫人的厚爱，一登堂来就促膝倾谈赏给酒喝；如果将姑姑嫁了出去，得到了千金的聘金，出门就乘车骑马，进屋都是楼堂殿阁，老婆子我再到你们门下，看门的都要呵叱我了。”邵家妻子低声自语了半天，起身离开，去同丈夫商量。不多一会儿，叫她女儿出去。又过了一会儿，三个人一道出来。邵家妻子笑着说：“这个丫头真是奇怪得很，多少个美满的对象她都不答应，可一听到给人做低贱的小老婆，她就愿意了。这恐怕要受到读书的人群所耻笑的呀！”老太婆说：“倘若一过夫门，就生一个胖小子，那个大老婆又敢怎么样呢！”说完了，又把柴廷宾分居另过的打算告诉了邵家。邵女之父越发地高兴，叫着女儿说：“你要和贾老太婆说一下。这是你自作主张，以后千万别后悔，再埋怨我们父母。”邵女腼腆地说道：“父母从此能够安享优厚的奉养，那么养育女儿就有了回报了。何况我自知命薄，如果选择一个完美的夫婿，一定会减少岁数，这样少受些折磨，未必不是福份。日前看见柴郎也属福相，子孙一定会兴旺发达的。”老太婆大喜望外，跑着去告知对方。

柴廷宾获得意外的喜事，立即准备了千金，置办车马，把邵女娶到别墅，家里人没有敢把此事说出去的。邵女对柴廷宾说：“您的这个想法，真如同人们所说的燕子在飞动帐幕之上垒窝，早晨都不考虑到了晚上怎么办。防备人们传话，还一心想不能洩露，那怎么行呢？请你不如早早回家，还是早一点暴露的祸害要小得多。”柴廷宾顾及到邵女将受伤害。邵女说：“天底下就不可能有感化不了的人。我如果没有过错，她从哪里发得起怒来？”柴廷宾说：

“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女人非常凶悍，根本不能用情理去打动她。”邵女说：“我自身愿做卑贱的婢女，受些折磨也是份内之事啊！不然的话，过一天是一天，像买来的似的，又怎么能维持长久呢？”柴廷宾认为邵女说得很有道理，可是终究还是犹豫不敢定下来。某一天，柴廷宾到别处去了。邵女穿起婢妾服用的青衣服而走出家门，吩咐仆人牵动一匹老母马，一个老太婆携带着铺盖跟在后面，就来到柴廷宾正妻的住处，并伏在地下把上述情况说出来。柴妻开始极为愤怒，过会儿又想到她来自首情有可原，再见她打扮得谦恭而卑怯，火气也就稍稍平息了一些。就吩咐婢女拿出花色锦衣给她穿上，说道：“那个没心肝的家伙在众人面前散布我的坏话，使得我平白地遭到非议。其实这些都是男子汉的不知仁义，下边这些婢女没有好品行，更激发了他。请你想一想，背着妻子在外面另立门户，难道干这种事的还算是个人吗？”邵女说：“我细心察看，他好像略有悔过之意，只是不肯服下这口气罢了。俗话说：‘大的不能在小的下面低头。’以礼而论，妻子对待丈夫，就应当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庶出的对待嫡传的那样。夫人如果肯于给他点脸面，那么一切积怨都可以消除了。”柴妻说：“他自己不回来，我又能怎么办呢？”即刻吩咐婢女为他们收拾房间。心里虽然不那么愿意，也只好暂时安于现状。柴廷宾听到邵女回到家里去，害怕得要命。暗暗地想，这一下子羊入虎群，恐怕已经被摧残得不像人样了。急忙地跑回家来，看见家里寂静如常，心里才踏实下来。邵女迎出门外并劝说，让他快到正妻的住处去。柴廷宾面有难色。邵女流泪大哭，柴廷宾在心里才稍稍能够接受她的劝说。邵女前去会见其妻说：“丈夫刚刚回来，自己深感惭愧没有理由来见夫人，请求夫人前往嘲笑他一番吧！”柴妻不肯前去。邵女说：“我已经说过：丈夫对于妻子来说，正如同嫡传的和庶出的关系一样。汉人孟光向丈夫举案直到眉间，而人们并不认为她谄媚，为什么呢？名分所在本应如此的呀！”柴妻这才答应，见到柴廷宾说：“你如狡兔那样备有三窟，还回来干什么？”柴廷宾低着头没有回答。邵女用胳膊肘子碰他一下，柴廷宾才勉强地笑了笑。柴妻的面色渐渐温和下来，将要回去。邵女推着柴廷宾让他跟着走，同时嘱咐厨夫准备酒宴。从此夫妻再次和乐。邵女每天早早起床穿上仆役的青衣服前去拜见柴妻；柴妻洗完了脸，邵女立即送上手巾，按婢女的礼节侍候得十分恭谨。柴廷宾一进入邵女的房间，她就苦苦地辞谢他离开，十几个晚上，才让他住一宿。柴妻心里也认为邵女很是贤德，然而自愧不如人家好。由于惭愧时间长了，就变成嫉妒。但邵女侍奉得恭谨，没有地方找到毛病，有时稍稍加以斥责，邵女只会顺服承受。某一天晚上，夫妻发生一点口角，柴妻早上梳妆时还满面怒容。邵女捧着镜子，镜子掉在地上就摔破了。柴妻越发怨恨，挽起头发，瞪大眼睛，邵女惊恐万分，连忙跪下请求原谅。柴妻怒气不解，鞭打了邵女几十下。柴廷宾不能忍受，气吭吭地跑进屋里，把邵女拉出来。柴妻还唠唠不休地追着赶着打邵女。柴廷宾大怒，夺过鞭子就打他妻子，她的脸和皮肤都被抽得绽裂了，他才退出。从此夫妻之间像仇人一样对待。柴廷宾不让邵女再去伺候柴妻。可邵女不听，还是早晨起来，爬着走到帐幕外去伺候。柴妻一面敲打着床一面大骂不止，斥责她离开，不要向前来。柴妻日夜恨得咬牙切齿，将要乘柴廷宾出门之后再向邵女发泄愤气。柴廷宾深知这一点，就谢绝人情往来，关起门来，吊丧祝福之事都不管不问。柴妻无可奈何只能每天鞭打婢女老妇来泄其怨愤，底下佣人都苦不堪言。自从夫妻断绝和好之后，邵女也不敢和柴廷宾一起歇息，这样柴廷宾只能独眠一室。妻子听到这种情形，内心也就稍稍安定下来。有一个年龄偏大的婢女，平常很是狡猾，偶然和柴廷宾说上几句话，妻子就疑心他们二人有私情，把她残害得痛苦极了。这个婢女在无人的地方，疾首痛骂。一天晚上，婢女轮班陪住，邵女嘱咐柴廷宾，不让他和那个婢女住在一起，说道：“这个婢女脸上有杀气，用心难以意料啊！”柴廷宾按邵女所说的那样，把那个婢女招来，诈问一句：“你想干什么？”婢女惊慌失措，无话可答。柴廷宾更加怀疑起来，在察看她衣服的时候，搜出一把快刀。婢女无言以对，只好趴在地上乞求速死。柴廷宾想要打她，邵女一边制止一边说：“恐怕夫人听到此事，那么这个婢女一定没有活的希望了。她的罪过固然不容赦免，然而不如把她卖了，这样既能保全了她的生命，我们也得到

了一些报酬。”柴廷宾同意这个意见。正碰上有人要买妾的，就急急忙忙地把她卖掉了。柴妻认为这件事没和她商量，埋怨柴廷宾，又进一步迁怒于邵女，辱骂得更加狠毒。柴廷宾愤愤不平，对邵女说：“这些都是你自找的。在此以前把那个婢女杀了，怎么会有今天的麻烦事呢！”说完话就走开了。柴妻对他这些话感到奇怪，就一个一个地追问她身边的佣人，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再问邵女，邵女也不说。心情就越发郁闷而愤怒，提起衣襟大骂起来。柴廷宾就又返回来，把实际情形告诉她。柴妻大吃一惊，虽然向邵女温和地说了几句话，可心里又恨她不早早地报告她。柴廷宾认为一切过去的嫌隙都已消除，就不再对其妻加以防备。正赶上柴廷宾出了远门，柴妻就招来邵女而数落她说：“奴婢想杀主子的罪过是不能赦免的，你放了她是什么用心呢？”邵女仓促之间难以用言话表达明白。这样柴妻就烧红一块铁去烙邵女的脸面，想要破损她的容貌，丫头仆妇都为她感到不平。往往她号叫一声，家人就跟着都哭起来，并愿意替她一死。这样柴妻才不再烙她，却用针在其肋骨之间刺了二十几下，才挥手离去。柴廷宾回家之后，见到邵女脸上的创伤，大为愤怒，想去找她算帐。邵女拉着柴廷宾的衣襟说：“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火坑还坚决往里跳。当初嫁给你的时候，难道把你们家当成天堂吗？这也是我自知命薄，暂且用来渲泄一下老天的愤怒吧。安下心来忍受下去，还会有完满之日；若再冒犯了她，岂不是把已经填平了的火坑再往深里挖吗！”于是用药敷在伤口之上，没过几天就好了。忽然邵女拿起镜子对柴廷宾说：“您今天应该为我庆贺才是呵，她把我脸上倒霉的纹络都烙断了！”从此早晚事奉柴家正妻，和从前完全一样。

金氏在先前看见众人大哭之后，自己也知道她本人成了孤家寡人，就略有愧悔的苗头，时不时地呼唤邵女和她一道做些家务，言语脸色也很平和善良。一个月之后，她忽然得了一个吃了就吐的怪病，很妨害吃喝。柴廷宾恨她没有早早死去，因而对她不闻不问。又过了几天，肚子胀得像鼓那样大，整天整夜被病困扰。邵女伺候她连吃饮睡觉都顾不上，金氏更加感戴她。邵女自己向她讲述治疗方法，金氏觉得过去对待她过于惨重，就怀疑她报复怨仇，所以谢绝了邵女的好意。金氏为人和持家都严格整肃，婢女仆人都遵守她的约束。自从金氏得病之后，都懒散得无人干活了。柴廷宾不得不亲自料理家务，辛苦劳碌，而家里的米和盐，人们还没有吃过就都没有了。因此深感有一个妻子的必要，就聘请医生给金氏治病。金氏对人就说她得的是“气鼓”之病，因此医生一把脉，没有不说是这病是由心气郁结造成的。总共换了好几个医生，终究也没有收效，看来已经快要死了。邵女又将要去煎药，顺便解释说：“此种药用它一百付也没有用处，只能添病罢了。”金氏不信。邵女暗中抓取别的药换过来。这种药一服下去，吃饭的工夫就大便了三次，病好像全没了。金氏就更加耻笑邵女所言的失误，大声叫着邵女说：“你这位女华佗，今天怎么样啊？”邵女和一帮婢女都大笑起来。金氏问他们为什么大笑，才把实话告诉她。金氏哭着说道：“妾身每天都受到你的天覆地载之大恩大德，竟然一点不知！从今以后，请你主持家政，一切听凭你去处理。”

过了不久，金氏的病完全好了，柴廷宾特为她设宴庆贺。邵女手捧酒壶侍候在侧，金氏站起身来就把酒壶夺过来，拉着邵女同她并肩连臂站在一起，对邵女的怜爱超出常情。夜将尽的时候，邵女推托有事离开宴席，金氏派两名婢女把她拉了回来，强制邵女和她住在一张床上。从此之后，凡有事情一定和邵女商量，凡是吃饭一定坐到一块儿，即使是亲生姐妹，也没有她们俩这样和和美美的！过了些日子，邵女生下个胖小子。但产下这个孩子之后邵女常常闹病，金氏亲身为之调养照抚，像侍奉老母亲那样。后来金氏患了一种心脏的疾病，一旦疼痛起来，就满脸全是青色，只想早一点快快死去。邵女马上去找几根银针，等到取来银针之后，金氏的气息已经快要没有了，邵女按着穴位把银针刺下之后，金氏的疼痛立即停止。过了十几天，金氏的病再次发作，就再一次刺下银针。可过了六七天又复发了病情。虽然邵女的针刺疗法手到病除，不至于有什么大的痛苦，不过金氏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深怕此病再次发作。有一天夜里，金氏作梦到了一个地方，好像是座庙宇，看那大殿之上的鬼呀神呀，

都在活动。有一个神问她：“你就是金氏吧？你的恶罪多得不得了，按说寿命该到尽头了。但考虑到你有悔改表现，所以只不过给你降灾，免你不死，仅用来表示轻微的惩罚。过去你妄杀了两个姬妾，这是她们前世做恶的报应。那个邵氏女子有什么罪过，你对她竟然这样残忍毒辣？你鞭她的刑罚，已经由你丈夫柴先生代为报偿了，可以折算给你。现在还欠下的还有用铁烙那一次和二十三针，今天惩罚你三次，你只不过是补偿个零头，这样就想要把你的心疾根除吗？那样你明天又要发作的尸金氏醒了之后，大为恐慌，还希望是妖怪在梦中胡说。吃过饭后果然又发病了，比前次更加倍地痛苦。邵氏来了之后，用银针刺下，马上疼痛就止住了。邵女疑虑地说道：“我的医道也就是到此为止了，病根怎么就根除不了呢？请你再让我用烧灼的办法试治一下。看来这个病症非用烂烧办法不可，只是害怕夫人忍受不了烧灼的痛苦。”金氏想起梦里听到的话，因此并没有流露出难以承受的脸色。然而在烧灼时呻吟叫喊难以忍受的那会儿，金氏暗想拖欠这十九针，不知会变成什么样的症状，还不如今天一朝全受完了，免得以后还要受苦。烧灼将完时，金氏请求邵女再用针刺她。邵女笑着说道：“针刺疗法怎么能随便滥用呢？”金氏说：“不一定按着穴脉来刺，只麻烦你再刺十九针就行了。”邵女笑着不答应。可金氏请求的诚意更加坚定，站起身，跪在榻上。邵女终究也不忍心再用针刺下去。金氏没有办法，只好如实把梦中的情形告知邵女。邵女才大体按照经络，如数刺了十九下。从此之后，金氏身体完全康复，果然后来没有再发病。金氏自己更为忏悔，对待下面佣人再也没有凶恶的脸色了。邵女的儿子单名叫“俊”，文秀宽厚，超出一般。邵女常常说：“这个孩子真有跻身翰林院的骨相呵！”八岁的时候，就被人们看做神童，十五岁的时候就因为中了进士而授予翰林。这个时候柴廷宾夫妻年龄四十岁，如夫人邵女也不过三十三岁罢了。邵女被用车马送回娘家探亲，乡亲们都感到脸上有光。邵家老爷子自从把女儿卖人为妾之后，家境立即暴富起来，可凡是读书人都不愿意和他打交道。到了今天女儿荣归故里，才有读书人和邵老爷子来往的。

异史氏说：“作为女子狡诈而又嫉妒，她们的天然禀性就是这样的。而那些给人家做小老婆的人，又往往炫耀美色玩弄心机，去增加大老婆的愤怒。噢！祸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呀！如果，做妾的人自己安于命运的安排，坚守自己妾身的名份，遇到多少困难也改变不了她的意志，这样的人，难道还用得着对她刀棍相加吗？竟然到了再拯救一下免去其死的地步，才会有痛心悔改的念头。噢，这还算得是个人吗？像她残害别人那样，如数地加以偿还，而不增加其偿还份量，也就算是造物者老天爷的宽恕了。想到人们用仁慈的方法挽救她，得到的却是恶报，不也是一种是非颠倒吗，我常常见到那些愚昧的夫妻，整天被病魔缠身，就招来那些不学无术的巫婆，任凭她在身上刺肌烧肤而不敢叫一声，我心里曾经感到奇怪，直到现在我才算彻底明白了。”

福建有一个娶妾的人，晚上却先到妻子的房间，不敢马上就到妾的房间里去，还装着脱鞋上床的样子。他的妻子说道：“过去到那里休息去吧！不要再装模作样了！”丈夫还在犹豫徘徊，妻子正言厉色地说：“我不会像别人家那些妒忌人的样子，你何必这样呢。”这样，丈夫才去妾的房间。妻子在屋一人独卧床上，翻来覆去不能睡着觉，于是就从床上坐起来，前去妾的房间，伏在门外偷听室内动静。只听到隐隐约约的妾的声音，而且也不太清楚，只有“郎罢”两个字，粗略可以辨别出来。郎罢，福建人叫爸爸的意思。妻子在房外听了一刻多钟，忽然一口痰涌上来就昏倒过去了，脑袋撞到了门上，并发出很大的声响。丈夫听到之后吃惊地从床上起来，打开门，一个僵尸就倒进来了。丈夫急叫妾快点灯，灯点着了一看，原来是他的妻子。于是急忙地扶起她灌了点水，妻子眼睛才勉强睁开，又呻吟着说：“谁家的‘郎罢’让你去叫啊！”这个妇人的忌妒之情，真是可笑啊！

巩道人，无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尝求见鲁王，阍人不为通。有中贵人出，揖求之。中贵见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复来，中贵怒，且逐且扑。至无人处，道人笑出黄金二百两，烦逐者覆中贵：“为言我亦不要见王，但闻后苑花木楼台，极人间佳胜，若能导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贵亦喜，引道人自后宰门入，诸景俱历。又从登楼上。中贵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觉身堕楼外，有细葛绷腰，悬于空际。下视，则高深晕目，葛隐隐作断声。惧极，大号。无何，数监至，骇极。见其去地绝远，登楼共视，则葛端系樯上。欲解援之，则葛细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无计，奏之鲁王。王诣视，大奇之。命楼下藉茅铺絮，将因而断之。甫毕，葛崩然自绝，去地乃不咫耳，相与失笑。

王命访道士所在。闻馆于尚秀才家，往问之，则出游未复。既，遇于途，遂引见王。王赐宴坐，便请作剧。道士曰：“臣草野之夫，无他庸能。既承优宠，敢献女乐为大王寿。”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扮《瑶池宴》本，祝王万年。女子吊场数语。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间，董双成、许飞琼，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未有织女来谒，献天衣一袭，金彩绚烂，光映一室。王意其伪，索观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听，卒观之，果无缝之衣，非人；所能制也；道士不乐曰：“臣竭诚以奉大王，暂而假诸天孙，今则浊气所染，何以还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细视之，则皆宫中乐位耳。转疑此曲，非所夙谙，问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烧之，然后纳诸袖中，再搜之，则已无矣。王于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内。道士曰：“野人之性，视宫殿如藩笼，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中夜，必还其所。时而坚留，亦遂宿止。辄于筵间，颠倒四时花木为戏。王问曰：“闻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对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试之。入其室，数呼不应。烛之，则瞑坐榻上。摇之，目一闪即复合。再摇之，齁声作矣。推之，则遂手而倒，酣卧如雷。弹其额，逆指作铁釜声。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针，针弗入。推之，重不可摇。加十余人举掷床下，若千斤石堕地者。旦而窥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场恶睡，堕床下不觉耶！”后女子辈每于其坐卧时，按之为戏：初按犹软，再按则铁石矣。

道士舍秀才家，恒中夜不归。尚锁其户，及旦启扉，道士已卧室中。初，尚与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弦索倾一时。鲁王闻其名，召入供奉，遂绝情好。每系念之，苦无由通。一夕，问道士：“见惠哥否？”答言：“诸姬皆见，但不知其惠哥为谁。”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忆之。尚求转寄一语。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为君塞鸿。”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见，请入此。”尚窥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则光明洞彻，宛若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居其内，殊无闷苦。道士入府，与王对弈。望惠哥至，阳以袍袖拂尘，惠哥已纳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独坐凝想时，忽有美人自檐间堕，视之，惠哥也。两相惊喜，绸缪臻至。尚曰：“今日奇缘，不可不志。请与卿联之。”书壁上曰：“侯门似海久无踪。”惠续云：“谁识萧郎今又逢。”尚曰：“袖里乾坤真个大。”惠曰：“离人思妇尽包容。”书甫毕，忽有五人入，八角冠，淡红衣，认之，都与无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去。尚惊骇，不知所由。道士既归，呼之出，问其情事，隐讳不以尽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尚审视，隐隐有字迹，细裁如虬，盖即所题句也。后十数日，又求一入。前后凡三入。惠哥谓尚曰：“腹中震动，妄甚忧之，常以紧帛束腰际。府中耳目较多，倘一朝临蓐，何处可容儿啼？烦与巩仙谋，见妾三叉腰时，便一拯救。”尚诺之。归见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请勿忧，君宗祧赖此一线，何敢不竭绵薄。但自此不必复入。我所以报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后数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来！”尚妻最贤，年近三十，数胎而存一子，适生女，盈月而殇。闻尚言，惊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婴儿，酣然若寐，脐梗犹未断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产血溅衣，道家最忌。今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弃之。”尚为易衣。道士嘱曰：“旧物勿弃却，烧钱许，可疗难产，堕死胎。”尚从其言。

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旧衲，当留少许自用，我死后亦勿忘也。”尚谓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见王曰：“臣欲死！”王惊问之，曰：“此有定数，亦复何言。”王不信，强留之。手谈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请就外舍，从之。道士趋卧，视之已死。王具棺木，以礼弄之。尚临哭尽哀，始悟曩言盖先告之也。遗衲用催生，应如响，求者踵接于门。始犹以污袖与之，既而剪领衿，罔不效。及闻所嘱，疑妻必有产厄，断血布如掌，珍藏之。会鲁王有爱妃临盆，三日不下，医穷于术。或有以尚生告者，立召入，一剂而产。王大喜，赠白金、彩缎良厚，尚悉辞不受。王问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请之，顿首曰：“如推天惠，但赐旧妓惠哥足矣。”王召之来，问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齿加长，命遍呼群妓，任尚自择；尚一无所好。王笑曰：“痴哉书生！十年前定婚嫁耶？”尚以实对。乃盛备舆马，仍以所辞彩缎为惠哥作妆，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时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则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于途，出书一卷曰：“此府中物，来时仓猝，未暇璧返，烦寄去。”客归，闻道人已死，不敢达王，尚代奏之。王展视，果道士所借，疑之，发其冢，空棺耳。后尚子少殇，赖秀生承继，益服巩之先知云。

异史氏曰：“袖里乾坤，古人之寓言耳，岂真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虬虱，何殊桃源鸡犬哉！设容人常住，老于是乡可耳。”

【译文】

有一位道士姓巩，没有名字，也不知他的家乡在哪里。他曾经去求见在兖州的鲁王，守门人不予通知。正巧此时有个王府的宦官从里面出来，巩道士把求见鲁王之事拜托给他。这个宦官见他外表粗鄙而丑陋，就把他轰出来。过了一会道士又来了，宦官大怒，让人一面向外轰他，一面打他。轰他到没有人的地方，道士笑着拿出二百两黄金，麻烦轰他的人回去报告宦官：“替我说一下，我也不一定非要见到鲁王不可，只是听到鲁王府的后花园的花木楼台，极人间美景之佳境，如果能领着到园中一游，我这一辈子的愿望就都满足了。”道士又拿出一些银子贿赂这个轰他走的人。这个人很是高兴，就回到鲁王府里把此事回报了。那个宦官听了也很高兴，就带领巩道士从鲁王府的后门进去，各种美景都一一得到观赏。道士又跟着登梯来到楼上。这时那个宦官正靠着窗户欣赏美景，道士推了他一下，他只觉得身体已经掉到楼外面去了，有一棵细细葛藤缠绕着腰，吊在半空中。往下一看，显得又高又深而使人头昏目眩，葛藤又隐地发出将要断裂的声音。那个宦官被吓得要死，就大声哭号起来。哭号了半天，王府的好几个内监才赶来了，看到这种情形，也都恐慌极了。见到那个宦官距离地面很远，大家再登上楼看一看，那根葛藤的一头系在窗樯之上，想要解葛藤把他救下来，可那葛藤太细，承受不了大家一齐用力。到处去寻找道士，已经无影无踪了。人们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把这件事报告给鲁王。鲁王前来一看，也大为惊奇。于是就下令在楼下铺垫上茅草和棉絮一类软和的东西，再想法把葛藤弄断。做好这些准备之后，那条葛藤突然自己折断了，细一看，葛藤离地也只不过一尺左右，大家看到这种情形，无不哑然失笑。

鲁王发令要访求道士到底住在哪里。后来听说他暂时住在姓尚的一位秀才家里，就派人去访问，到那之后被告知说，道士出游还没有回来。派的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却在路上遇见了道士，于是就把他引见给鲁王。鲁王特为他设宴让坐，优礼有加，顺便请求他再表演一下幻术。道士说道：“在下本是一个草野之愚夫，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今天既然承蒙亲王的优厚宠爱，请您允许我献上女乐向大王祝福吧。”于是道士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美丽的女子，并把她放在地上，在向大王叩头下拜之后，道士让她扮演《瑶池宴》这本戏，来祝福大王万寿无疆。女子只用了几句话，就把前后的剧情介绍得清清楚楚。道士又引出一个人物，自称是“王母娘娘”。过了一会儿，著名仙人董双成、许飞琼，和所有的仙女，一个一个地接着出来表演。临结束的时候，织女前来拜见鲁王，并献天衣一件，金光溢彩，绚丽灿烂，满屋生辉。鲁王恐怕这件天衣是假冒的伪劣之作，就要求拿过来仔细看看。道士急忙说道：“这可

不行!”鲁王不听他的话，终于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件没有缝隙的天衣，绝对不是人的手工所能缝制的。这时道士很不高兴地说：“在下我竭尽全力诚心诚意地用心事奉大王，暂时从天孙那里把天衣借来，今天已被恶浊的气息所污染，让我怎么拿去还给天衣的主人呢？”鲁王又想到这些唱曲的一定都是仙女，就想把她们挽留下一两个人。可仔细一看，全都是鲁王宫里的歌妓呀。鲁王又怀疑刚才演唱的歌曲，不是她们原本所熟悉的，就向她们问了一下，果然她们对上述乐曲茫然一无所知。道士把天衣放到火上烧了一下，然后再放进袖子里去，再向袖子里去找，就没有了。于是鲁王深深地敬重这位道士，请他留住王府里。道士说道：“按我这个粗野之人的本性来说，把王府里的宫殿看成是藩篱和牢笼一般，远远不如在尚秀才家里那样自由自在呀！”每天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到他原来的住处去。有时鲁王坚持挽留，不让他走，也就在府中住上一宿。道士往往在酒席宴上，把春夏秋冬四时的花草树木，颠倒过来出现以为游戏。鲁王曾经问他：“听说仙人们也不能忘记人世间的感情，真是这样吗？”道士回答说：“有的仙人或许是这样的吧。在下我不是仙人，所有我的内心就像枯朽的木头那样寂静无情呀。”有一天晚上，道士没走就住王府里，鲁王派一个妙龄妓女前往试探道士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心如枯木。妓女进入了道士的房间，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答应。等到点上蜡烛一照，才发现道士正闭着眼睛坐在床上。妓女用手摇动他一下，他眼睛一忽闪就又闭上了。等再一次摇动他，他已鼾声大作睡得很死。推他一下，就随着手倒了下去，睡着打呼噜惊天动地。用手弹一下他的脑门，指头一碰到就出现像敲打铁锅的声响。妓女回来告知鲁王，又让她用针刺他一下，可是针怎么也刺不进去。推他，他重得没有办法摇撼得了。再加十几个人一块儿把他举起来扔到床下面，仿佛是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掉在地上似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去看他，还是睡倒在地上没动。过一会儿道士醒了过来，笑着说道：“做了一场恶梦，竟然掉在床下还不知道哪！”后来有——帮女孩子们往往在他坐卧的时候，按倒他来取乐：刚一按倒他的时候，他身体还是很软和的，再按他一下，他的身体就像铁和石头那么坚硬了。

这个道士住在秀才家里，常常半夜还不回来。尚秀才就把他的门锁上了。等到天亮开门一看，道士早已躺在屋里。从前，尚秀才和唱曲的歌妓惠哥很是要好，二人还发誓要结成夫妻。惠哥很擅长唱歌，弹奏弦索一类乐器的技艺更是倾倒一时。鲁王听说到惠哥的名气，就把她召进了王府做为供奉，于是她和尚秀才的情义就断绝了。尚秀才常常想念起她来，又苦于没有办法和她沟通。某一个晚上，他问道士说：“您见过惠哥吗？”道士回答说：“所有的姬妾，我都见过，只是不知惠哥是哪一个。”尚秀才述说一下惠哥面貌，并说了她的年龄，道士才把她想了起来。尚秀才请求道士转达给惠哥一句话。道士笑着说道：“我是一个尘世外面的人，是不能够像唐人塞鸿那样为情人之间传递情话的。”尚秀才对他哀求得没完没了。道上就张开他的衣袖说：“你一定想要见到她，就请你钻进这衣袖里吧。”尚秀才往袖子里一看，里面大如一个房间，就低身钻了进去，那里面亮堂堂的，什么都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宽敞得像一个大厅，里面陈设着几案床榻，什么东西也不缺。住在里面，一点苦闷都没有。后来道士来到王府，同鲁王下棋。这时看见惠哥来了，就假装着用衣袖弹一下尘土，惠哥就被收进袖子里面，而在场的其他人没有看得出来。这时尚秀才正一个人坐在屋里冥思苦想，忽然之间一个美丽的女子就从房檐之间掉下来了，仔细一看，真是惠哥呀。两个人又惊又喜，就无拘无束地大胆亲热起来。尚秀才说：“今天这样神奇的缘份，是不能不把它记载下来的，就请你让我和你吟诗联句吧。”尚秀才首先起句并写在墙壁之上：“侯门似海，君一进入就无影无踪。”惠哥接续说道：“哪里会想到，今天又和我的情郎久别重逢。”尚秀才又说：“谁知道袖子里的天地，有这样地辽阔广大。”惠哥说：“孤独的游子和相思的妇人都在这里包容。”把诗刚刚在墙壁上写完，忽然之间进来五个人，头上戴着八个角的帽子，身上穿着红颜色的衣服，上前一一看，和这些人平常从来没有交往过。这帮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惠哥抓走了。尚秀才被吓得要死，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后来道士回来，把尚秀才叫了出来，向他询问

刚才的事情，尚秀才躲躲闪闪没有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道士微微一笑，解开衣服又把袖子翻过来。尚秀才仔细看了一下袖子，上面隐隐约约地显出字跡来，字跡细小得像虱子的卵那样，这就是刚才他们两个人所联的诗句呀！从此之后又过了十几天，尚秀才再次请求进入袖中和惠哥会面，前前后后总共进去了三次。惠哥见到尚秀才说：“我肚子的胎儿常常震动，我很忧虑这件事，因此常常用绸带把腰身捆束的紧紧的。然而王府里耳目这么多，如果有一天胎几分娩，又有什么地方能容得下孩子的哭声啊？恳求你快去和巩老仙人商量一下，见我的腰围鼓胀到三叉的时候，便来搭救我吧！”尚秀才答应她这么办。回来尚秀才见到道士，就拜倒在地上不起来。道士把他拉了起来说：“你们两个人所说的事情，我早已清清楚楚。只求你千万不要忧虑，您家族传宗接代之事，就完全仰赖这一线希望了，我又怎么会不尽我的绵薄之力呢。但是从今尔后你们就不要再进入袖中会面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报答你呢？原本就不在你们之间的私情啊？”从此之后又过了几个月，道士从外面回来，笑着对尚秀才说：“我把小公子带回来了，请赶快把小孩用的衣被拿过来！”尚秀才的妻子极为贤惠，年龄都快三十岁了，怀了几次孕而仅仅保住一个孩子，恰巧生了个女儿，刚刚满月就夭折了。尚秀才的妻子听到了尚秀才说完这件事，惊喜得不得了，就出来准备照应这个婴儿。道士从袖子里掏出这个婴儿，正睡得香甜，脐带还没有剪断呢。尚秀才的妻子把婴儿接过来抱住，这个孩子才哇哇地哭出声来。道士又把自己的衣服解开来说道：“女人生产时的血溅上衣服，是道家最忌讳的事情。今天为了你的缘故，穿了二十年的这件旧东西，这一回就把它扔掉吧。”尚秀才给道士重新换了一身衣服。道士又嘱咐说：“这个旧东西也不要把它扔掉了，只要把它烧成一钱多重的一把灰，就可以治疗难产，并把死胎打下来。”尚秀才一切听从道士的安排。

住了很久之后，道士忽然告诉尚秀才说：“你所保存的那件的旧衣服，应当存留一点准备自用，我死之后也不要忘了这件事。”尚秀才认为道士说的话太不吉利了。道士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道士来到王府对鲁王说道：“我想赶快死掉！”鲁王惊慌地问他为什么，他说：“人的生死这类事情，是有定数的，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鲁王不信会这样，就硬是把挽留下来。道士和鲁王下了一局围棋，急忙站起来要走，鲁王再次阻止了他。道士请求到外面的房间里去，鲁王答应了他。道士跑到里面就倒下了，上前一看已经死去。于是鲁王备置了棺材，按着礼制葬埋了他。尚秀才痛哭吊唁尽情地表达了哀悼之意，这时才省悟到当初所言乃是事前预先告知他呀。道士遗下的旧衣服，用于催促妇人生产，如响应声，效果极其灵验。因此前来求救的人踏破了门槛。刚开始只不过拿出一只麟的衣袖给他们，后来又剪下衣领和衣襟给他们。没有不见效的。等到听说道士所嘱咐的话之后，就疑心妻子将来一定在临产时发病，于是就割断一块巴掌大的带血的布片，精心地收藏起来。过了一些时间，正赶上鲁王有个极为宠爱的妃子分娩，经过三天三夜，胎儿还没有生下来，医生的办法都使完了。这时有人告诉鲁王，尚先生那里有催生的药，鲁王立即把尚秀才召来，妃子服了一剂药，胎儿就产下了。鲁王非常高兴，就赠送尚秀才很多的银子和彩缎，尚秀才全部辞退不受。鲁王于是问他究竟想要什么东西，尚秀才说：“在下的实在不敢开口。”再一次请求他说出来，尚秀才磕头说：“您如能像上天那样赐我恩惠的话，我只希望把过去的歌妓惠哥送给我就足够了。”鲁王于是把惠哥召来，问她年龄多大了，惠哥回答说：“妾身十八岁的时候来到府里，至今已经十四年了。”鲁王因为她年龄偏大，传令把所有歌妓都叫来，任凭尚秀才从中挑选，可是尚秀才一个也不喜欢。这时鲁王笑着说：“你这个书生，真是一个大傻子呀！十年前你们就定了婚约了吗？”尚秀才就把实情全部说出来。鲁王于是盛大地准备车马，仍然把尚秀才刚才辞谢的彩缎赠给惠哥做嫁妆，送他们出了王府。惠哥所生的儿子，名字叫做秀生。秀者，就是袖啊。此时已经十一岁了。他们全家都日夜思念仙人的恩德，每年清明时节都到巩道士的墓前吊祭。

有一个长时期在四川客居的人，在道上遇到上述这位道士，道上拿出一卷书对他说：“这